

東塾讀書記



#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

番禺 陳澧 撰

## 諸子書

韓昌黎進學解稱孟荀二儒。吐辭爲經。謝金圃荀子序云。小戴所傳三年間。全出禮論篇。樂記。鄉飲酒義。所引俱出樂論篇。聘義。子貢貴玉賤珉。亦與德行篇大同。大戴所傳禮三本篇。亦出禮論篇。勸學篇。卽荀子首篇。而以宥坐篇末。見大水一則附之。哀公問五義。出哀公篇之首。則知荀子所著。載在二戴記者尙多。澄謂此吐辭爲經之證也。文心雕龍諸子篇云。其純粹者。入矩三年間。喪寫乎荀子之書。此純粹之類也。昌黎讀荀子。則云。時若不醇粹。劉彥和論禮記所取諸篇。昌黎總論之言。各有當也。

荀子書。開卷卽曰。學不可以已。青取之於藍。而青於藍。冰水爲之。而寒於水。然則所謂學不可以已者。欲求勝於前人耳。其非十二子。實專攻子思孟子。黃東發云。欲排二子而去之。以自繼孔子之傳也。日鈔卷五十五。故其非十子。但曰它翳。魏牟也。陳仲。史鱈也。墨翟。宋鈞也。慎到。田駢也。惠施。鄧析也。獨於子思。孟子。則曰子思孟軻之罪也。且非子思孟子之語。亦倍多於它翳之等。韓詩外傳。取此篇。而刪其非子思孟子之語。困學紀聞。遂謂非子思孟子者。爲韓非李斯之流。託其師說。以毀聖賢。此欲爲荀子回護耳。然又云。直哉史魚。以爲盜名可乎。其言曰。案飾其辭。而祇敬之曰。此真先君子之言也。橫偉注云。先君子孔子也。子思唱之。孟軻和之。世俗之溝澗稗儒。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。遂受而傳之。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。據此。則當時儒者皆深信子思孟

子得孔子之傳矣。尚可排而去之乎。後來王子雍之於鄭康成。陸子靜之於朱晦菴。又從而效之。夫亦可以不必

矣。陸子靜詆有子子貢子張子夏諸賢亦似效荀子也。非十二子篇。又云。弟佗其冠。神禪其辭。禹行而舜趨。是子張氏之賤儒也。正其衣冠。

齊其顏色。噤然而終日不言。是子夏氏之賤儒也。困學紀聞云。荀卿之譏毀過矣。然因偷儒儻事。無廉恥而著飲食。是子游氏之賤儒也。此詆子游氏。甚於子張子夏氏。何以獨惡子游如此。觀其非子思孟子云。世俗以爲仲尼

子游爲茲厚於後世。或子思孟子之學。出於子游歟。

孔叢子云。趙王問子順曰。今寡人欲求北狄。不知其所以然。答曰。誘之以其所利。而與之通市。則自至矣。王曰。寡

人欲因而弱之。若與交市。分我國貨。散於夷狄。是疆之也可乎。答曰。夫與之市者。將以我無用之貨。取其有用之

物。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。如斯不已。則夷狄之用。將糜於衣食矣。殆可舉槌而驅之。豈徒弱之而已乎。諫士孔叢

偽書。可取者少。獨此一段。讀之令人感憤不已。自明以來。外夷與中國交市。彼正以無用之物弱我也。古人弱夷

狄之術。而今夷狄以之弱中國。悲夫。往者不可諫。來者猶可追。自今以後。勿取其無用之貨。乃中國自疆之術也。

不取其貨。則彼失其所利。是即弱夷狄之術也。後世當有讀孔子順之言。而得治夷狄之術者乎。

戰國時。儒家之書。存於今者鮮矣。禮以爲屈原之文。雖詩賦家。其學則儒家也。離騷云。紛吾既有此內美兮。又重

之以修能。又云。汨吾若將不及兮。恐年歲之不吾與。有天寶。有學力。而又及時自勉也。涉江云。被明月兮佩寶璐。

世溷濁而莫余知兮。吾方高馳而不顧。駕青虬兮驂白螭。吾與重華遊兮。瑤之圃。登崑崙兮食玉英。與天地兮比

壽與日月兮齊光。此言人不知而不愠。與古聖人爲徒。高矣美矣。足以不朽也。橘頌云。深固難徙。廓其無求兮。蘇世獨立。橫而不流兮。此中庸所謂強哉矯也。此靈均之學也。宋玉九辨亦云。獨耿介而不隨兮。願慕先聖之遺教。處濁世而顯榮兮。非余心之所樂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。圍窮處而守高。食不媮而爲飽兮。衣不苟而爲溫。竊慕詩人之遺風兮。願託志乎素餐。其對楚王問。自謂瑰意琦行。超然獨處。非夸語也。杜子美稱之曰。風流儒雅亦吾師。真可謂儒雅矣。真可師矣。彼罵宋玉爲罪人者。烏足以知之。皇甫持正答李生第二書云。筆語未有賂實王一字。已罵宋玉爲罪人。○朱子楚辭集注云。最差。大招。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。此尤非朱子不足以知之也。

管子之書。史記采入列傳者。曰倉廩實而知禮節。衣食足而知榮辱。上服度則六親固。四維不張。國乃滅亡。此最精醇之語。其餘則甚駁雜。其言曰。惠者民之仇讎也。法者。民之父母也。法法羣臣之不敢欺主者。非愛主也。以畏主之威勢也。百姓之爭用。非以愛主也。以畏主之法令也。明法凡所謂忠臣者。務明術也。同如此類者。法家語也。故

藝文志。以管子列於法家。或後之法家。以其說附於管子書歟。直齋書錄解題。謂管子似非法家。又有云。有名則治。無名則亂。治者以其名。樞督言正名。故曰聖人。心術上篇。凡物載名而來。聖人因而財之。同如此類者。名家之言也。又云。虛無無形

謂之道。同上天曰虛。地曰靜。乃不伐潔其宮。開其門。去私毋言。神明若存。紛乎其若亂。靜之而自治。強不能偏立。智不能盡謀。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。然後知道之紀。同此則老子之說矣。又云。仁從中出。義從外作。戒告子之說。出

於此歟。抑告子之徒所依託者歟。又云。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。此尤後人所依託也。其地員篇。則農家者流。藝文

志。農家之書無存者。於此可見其大略。蓋一家之書。而有五家之學矣。

管子書。所用權術。後世多不可用。或其事由於虛造。或當時人心近古。可以欺之。後世人皆狡猾。不復可以此欺之矣。通典輕重篇。載其事。而自注云。凡問古人之書。蓋欲發明新意。隨時制事。其道無窮。而況機權之術。千變萬化。若一二楷模。則同刻舟膠柱耳。

老子云。使人復結繩而用之。鬼子止云。蓋三皇之道也。志。卷三上。那齊讀書趙那卿云。五帝以來。有禮義上下之事。不可復

若三皇之道。孟子滕文公章句上。滕文公章句上。崔實。政論云。俗士苦不知變。以為結繩之約。可復理亂秦之緒。後漢書本傳。好老子之說者。自

以為高。而不知適成爲俗士也。王介甫。太古篇云。太古之道。果可行之萬世。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。必制作於其

則道可道。非常道。名可名。非常名。此所謂正言若反也。吳草廬注云。老子一書。皆是此意。澧謂佛氏書亦然。如云佛

說般若波羅蜜。即非般若波羅蜜。是也。

不尚賢。使民不爭。司馬溫公注云。賢之不可不尚。人皆知之。至其末流之弊。則爭名而長亂。故老子矯之。此一矯

字。足以盡老子之學矣。

聖人欲上。人以其言下之。欲先。人以其身後之。將欲歛之。必固張之。將欲弱之。必固強之。將欲廢之。必固興之。將

欲奪之。必固與之。吳草廬注云。老子大概。欲與人之所見相反。而使人不可測。知孫吳申韓之徒。用其權術。陷人

於死。而人不知。其立言不能無弊。有以啓之。澧案孫子云。兵者詭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。用而示之不用。近而示之遠。遠而示之近。始計又云。能愚士卒之耳目。使之無知。易其事。革其謀。使人無識。九地此老子之爲也。吳子則無此等語。草廬連及之耳。

古之善爲道者。非以明民。將以愚之。吳草廬注云。其流之弊。則爲秦之燔詩書。以愚黔首。程子云。秦之愚黔首。其術蓋亦出於老子。二程遺書澧案韓非云。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。而行法令。和氏篇○因學紀聞云。史記商君傳

所燔止於國中。至李斯乃流毒天下。是燔詩書。始於商鞅。姚姬傳洪雅存皆有此說。故其言曰。民不貴學。則愚。愚則無外交。國安不殆。聖令韓非亦云。羣臣爲學者可亡。亡徵韓非之學。出於老子商鞅也。莊子亦云。絕聖棄智。大盜乃止。殫殘天下之聖法。而民

乃可與論議。法德惜乎莊子不見秦始皇焚書。而勝廣大盜乃起也。

老子云。失道而後德。失德而後仁。失仁而後義。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。忠信之薄。而亂之首。文子述老子之言。則云德者。民之所貴也。仁者。民之所懷也。義者。民之所畏也。禮者。民之所敬也。此四者文之順也。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。君子無德則下怨。無仁則下爭。無義則下暴。無禮則下亂。四經不立。謂之無道。道德此非老子之言。老氏之徒。

知仁義禮之不可無。而爲是言耳。然又恐背老子之旨。故又云。深行之。謂之道德。淺行之。謂之仁義。薄行之。謂之禮智。上仁此所謂遁辭也。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別錄云。文子。子夏之弟子。然則文子蓋嘗爲儒家之學。故依違於二者之間也。

洪稚存云。自漢興。黃老之學盛行。文景因之以致治。至漢末。祖尙園虛。於是始變黃老。而稱老莊。陳壽。魏志。王粲

傳。未言嵇康好言老莊。老莊並稱。實始於此。即以注二家者而論。為老子解義者。鄰氏。傅氏。徐氏。河上公。劉向。毋丘。望之。嚴遵。等。皆西漢以前人也。無有言及莊子者。注莊子。實自晉議郎清河崔謨始。而向秀。司馬彪。郭象。李頤。等繼之。聚文堂王氏合刻河上公老子章句。郭象莊子注。錢禮案此考老莊諸家注甚詳。至黃老之學。則不自漢興乃盛行也。史記。孟荀列傳。云。慎到田駢接子環淵。皆學黃老道德之術。蓋其時已盛行矣。

漢桓帝。事黃老道。後漢書。循吏王渙傳。張角奉黃老道。皇甫漢初以黃老治。其末亦以黃老亂。嗚呼。可不戒哉。

道家者流。歷記存亡禍福。知卑弱以自持。此漢書。藝文志語。馬季長不應鄧騭之命。飢困悔歎。以為非老莊所謂。其後遂

為梁冀草奏李固。後漢書。本傳。此誤於卑弱也。嵇叔夜。讀莊老。重增其放。與山巨源絕交書。後遂為司馬昭所殺。此誤於放縱

也。二者皆可為好老莊之戒也。馬季長。已言老莊。洪稚存云。始於嵇康亦非。

莊子。云。自其同者視之。萬物皆一也。德充符。此託為孔子語。又云。知天子之與已。皆天之所子。人間世。此託為顏子語。

張橫渠。西銘。即此意。

莊子。云。顏回曰。敢問心齋。仲尼曰。唯道集虛。虛者。心齋也。人間世。此託為孔顏問答。呂與叔。有詩云。學如元凱方成

癖。文似相如始類俳。獨立孔門無一事。只輸顏氏得心齋。二程遺書卷十八。又見上蔡語錄。此則誤以莊子寓言為孔顏之學矣。

楊朱。是老子弟子。見列子。黃帝篇。及莊子。寓言篇。莊子。云。陽子居。子居。蓋朱之字。故禽滑釐問楊朱云。以子之言問老聃。關尹。則子之言當矣。列子。

楊朱。荀子云。言談議說。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。是俗儒者也。儒教。所謂老墨。即楊墨也。老子云。故貴以身為天

爵。朱。荀子云。言談議說。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。是俗儒者也。儒教。所謂老墨。即楊墨也。老子云。故貴以身為天



下。則可以寄天下。愛以身爲天下。則可以託天下。吳草廬注云。愛惜貴重此身。不肯以之爲天下。楊朱爲我之學。原於此。

楊朱云。百年之壽大齊。得百年者千無一焉。設有一者。孩抱以逮昏老。幾居其半矣。夜眠之所弭。晝覺之所遺。又幾居其半矣。痛疾哀苦。亡失憂懼。又幾居其半矣。量十數年之中。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。則人之生也。奚爲哉。奚樂哉。爲美厚爾。爲聲色爾。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。聲色不可常翫聞。乃復爲刑賞之所禁。勸名法之所進退。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。規死後之餘榮。偶爾順耳目之觀聽。惜身意之是非。徒失當年之至樂。不能自肆於一時。重囚壘梏。何以異哉。列子楊朱篇。以下引。楊朱語。皆列子楊朱篇。莊子云。人上壽百歲。中壽八十。下壽六十。除病

瘵死喪憂患。其中開口而笑者。一月之中。不過四五日而已矣。天與地無窮。人死者有時。操有時之具。而託於無窮之間。忽然無異。騏驥之馳過隙也。不能說其志意。養其壽命者。皆非通道者也。盜竊。此二說正同。故楊子雲云。

莊楊墨晏也。法言五百篇云。莊楊蕩而不法。墨晏儉而廢禮。○莊子齊物論云。儒墨之是非。史記莊周傳云。剽剝儒墨。莊子是楊朱之學。故言儒墨之是非。而剽剝之也。

列子言楊朱見梁王。言治天下。如運諸掌。又述其言云。不逆命。何羨壽。不矜貴。何羨名。不要勢。何羨位。不貪富。何羨貨。此之謂順民也。又云。野人之所安。野人之所美。謂天下無過者。又云。人人不損一毫。人人不利天下。天下治矣。禮案楊朱之學。此其大略也。蓋人人不羨名位。則朝無篡弑之臣。不羨貨利。則野無盜竊之民。各安其所安。各美其所美。故天下治矣。然欲如此。必先使天下無窮民。而後可。彼其言曰。宋國有田夫。常衣縕屨。以過冬。暨春東

作。自曝於日曰。負日之暄。人莫知者。以獻吾君。將有重賞。然田夫若無繼屨以過冬。何能待春日負暄乎。且使無田。則安有東作乎。此雖寓言。然其說。則有不可通者矣。惟不逆命數語。可見其人品頗高。故孟子曰。逃楊必歸於儒。蓋頗近於儒耳。

楊朱云。天下之美。歸之舜禹周孔。天下之惡。歸之桀紂。凡彼四聖者。生無一日之歡。死有萬世之名。名者。固非實之所取也。雖稱之弗知。雖賞之不知。與株塊無以異矣。彼二凶也。生有從欲之歡。死被愚暴之名。實者。固非名之所與也。雖毀之不知。雖稱之弗知。此與株塊奚以異矣。彼四聖雖美之所歸。苦以至終。同歸於死矣。彼二凶雖惡之所歸。樂以至終。亦同歸於死矣。以舜禹周孔儕於桀紂。孟子之距之。非好辯也。善與惡皆掃而空之已。似後世禪家宗旨矣。

楊朱云。忠不足以安君。適足以危身。義不足以利物。適足以害生。然則不必以忠事君。以義利物也。此孟子所謂無君。所謂充塞仁義也。

楊朱云。太古至於今日。年數固不可勝紀。但伏羲以來。三十餘萬歲。賢愚好醜。成敗是非。無不消滅。列子云。夏革曰。物之終始。初無極已。殷湯曰。然則上下八方。有極盡乎。革曰。無則無極。有則有盡。無極之外。復無無極。無盡之中。復無無盡。湯問又云。長廬子曰。天地空中之一細物。天瑞篇禮案列子此所述諸說。既以為始終無極。上下八方無極。而且無無極。天地但為空中細物。三十萬歲之人事。無不消滅。何難舉而空之乎。此列子所以貴虛也。天瑞篇或

謂子列子曰。列子乃中國之佛也。黃山谷跋亡弟嗣功列子册云。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。失子語類云。佛氏之學。子奚復處。又云。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。卷一百二十六。子史精華釋道部采。

列子莊子同於  
宗門者十餘條

楊朱云。太古之人。知生之暫來。死之暫往。列子云。林類曰。死之與生。一往一反。故死於是者。安知不生於彼。天瑞篇

此卽輪迴之說也。錢辛楣養新齋釋氏隨錄讀書齋  
初錄皆以爲釋氏之說出於此。

孟孫陽問楊子曰。有人於此。貴生愛身。以斲不死。可乎。曰。理無不死。以斲久生。可乎。曰。理無久生。且久生奚爲。百

年猶厭其多。況久生之苦也乎。孟孫陽曰。若然。則踐鋒刃。入湯火。得所志矣。楊子曰。不然。究其所之。以放於盡。何

遽遲速於其間乎。觀此。則楊朱雖爲孟子所距。然猶高於後世神仙家也。以生爲苦亦  
與佛氏同。

墨子云。別士之言曰。吾豈能爲吾友之身。若爲吾身。爲吾友之親。若爲吾親。是故退睹其友。飢卽不食。寒卽不衣。

邊案此謂友飢而不餽以  
食友寒而不贈以衣也。疾病不侍養。死喪不葬埋。別士之言若此。行若此。兼士之言不然。行亦不然。曰。吾聞爲

高士於天下者。必爲其友之身。若爲吾身。爲其友之親。若爲其親。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。兼愛  
下篇當時楊氏爲我

墨氏兼愛。兩家爭辯。故有別士兼士之目也。又有別君兼君之目用楊氏之說者  
爲別君用墨氏之說者爲兼君也。

諸子之學。皆欲以治天下。而楊朱之計最疎。墨翟之計最密。楊朱欲人不貪。然人貪則無如之何。老子欲人愚。然

人詐則無如之何。商鞅。韓非。皆欲人畏懼。而自禍其身。墨翟兼愛。非攻。人來攻。則我堅守。何以爲守。蕃其人民。積

其貨財。精其器械。而又志在必死。則可以守矣。此墨翟之所長也。三國志。劉巴傳。注引零陵先賢傳云。巴曰。內無  
楊朱守靜之術。外無墨翟務時之風。務時二字。

足以盡墨  
氏之學。

備城門。備高臨。備梯。備水。備突。備穴。備蛾附。華氏注云。迎敵祠。旗幟。號令。雜守。十一篇。所謂墨守也。此乃最古之兵書。惜其文多脫誤難解。近者。滕縣蘇時學。舉人。字文山。著墨子刊誤。是正頗多。稍稍可讀矣。

魯問篇云。魯人有囚子墨子。而學其子者。其子戰而死。其父讓子墨子。子墨子曰。子欲學子之子。今學成矣。戰而

死。而子愠。是猶欲糶羅誓則愠也。警與同。淮南子云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。皆可使赴火蹈刃。死不還踵。秦族呂氏

春秋云。墨者鉅子孟勝。善荆之陽城君。陽城君令守於國。荆王薨。羣臣攻吳。起兵於喪所。陽城君與焉。荆罪之。收

其國。孟勝曰。受人之國。不能死。不可。其弟子徐弱曰。死無益也。而絕墨者於世。不可。孟勝曰。我將屬鉅子於宋之

田襄子。徐弱曰。若夫子之言。弱請先死。以除路。還歿頭前於孟勝。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。孟勝死。弟子死之

者。百八十三人。以致令於田襄子。畢氏校本云。句上當有也。遂反死之也。上德篇。○案墨氏所謂鉅子。猶沙門傳衣者

誘注。皆云鉅姓。澧案墨子之學。以死為能。戰國時俠烈之風。蓋出於此。孟子所謂墨子摩頂放踵。摩。猶糜也。謂糜

爛也。劉孝標。廣絕交論云。皆願糜頂至踵。墜膽抽腸。江文通。詣建平王上書云。剖心糜頂。以報所天。任彥昇。奏彈

曹景宗云。自頂至踵。功歸造化。潤草塗原。豈獲自己。皆用孟子語也。皆糜爛而死之謂也。晏子春秋。公孫接田開

子請景公使人餽之二桃。曰。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。三子挈領而死。諫下。齊有北郭。驢者。養其母不足。晏子分倉

粟以遺之。晏子見疑于景公。出。北子令其友操劍奉而從。造于君庭。曰。晏子去齊國。齊必使突。方見國之必饑。

不若死。謂其友曰。盛吾頭于笥中。退而自刎。其友曰。北郭子為國故死。吾為北孟子謂墨子無父。嘗疑其太甚。讀墨子書。而知其實然也。墨子書云。公孟子曰。三年之喪。學吾之慕父母。子墨子

曰。夫嬰兒子之知。獨慕父母而已。父母不可得也。然號而不止。此其故何也。即愚之至也。然則儒者之知。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。公孟篇。此之謂無父。

韓非子云。墨者之葬也。冬日冬服。夏日夏服。桐棺三寸。服喪三月。儒者破家而葬。服喪三年。大毀扶杖。夫是墨子之儉。將非孔子之侈也。是孔子之孝。將非墨子之戾也。顯學篇。韓非猶以墨子爲戾。孟子謂之無父。不亦宜乎。蓋專欲富國強兵。遂至於戾而無父而不顧。是則墨子之學矣。

公孟篇云。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。程子曰。非儒。句何故稱於孔子也。子墨子曰。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。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。魚聞熱旱之憂則下。當此雖禹湯之謀。必不易矣。鳥魚可謂愚矣。禹湯猶云因焉。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。禮謂墨翟稱孔子不可易。是其是非之心。有幾希之存。乃一聞駁詰之語。而遽爲強辯。至以鳥魚之愚比孔子。而自比禹湯。其狂悖至此而極矣。晏子春秋。毀訾孔子者五章。劉向第錄以爲非。疑後世辯士所爲者。禮謂蓋墨氏所妄造也。

貴義篇云。子墨子曰。以其言非吾言者。是猶以卵投石也。盡天下之卵。其石猶是也。不可毀也。墨翟自信之堅。自誇之妄如此。論衡云。墨家之議。自違其術。其薄葬而又右鬼。死者審有知。而薄葬之。是怒死人也。薄葬篇。○案書此王充之以其言非墨子之言也。墨子將何辭以對耶。孰石孰卵耶。漢書藝文志。董子一篇。自注云。名無心。雖墨子。今其書不傳。可惜也。

鄒特夫云。墨子經及經說。有中西算法。禮因取而讀之。如經上云。平同高也。此即海島算經。所謂兩表齊高也。又云。直參也。即海島算經。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。又云。臚間虛也。說云。臚虛也者。兩木之間。謂其無木者也。九

章算術。劉徽注云。凡廣從相乘謂之畧。卽此所謂纒也。海島算經云。以表高乘表間。李暹風注云。前後表相去。爲表間。卽所謂兩木之間。無木者也。又云。端。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。說云。端。是無同也。此所謂端。卽西人算法所謂點也。體之無序。卽所謂線也。序如東序西序之序。猶言兩旁也。幾何原本云。線有長無廣。卽此所謂無序。謂無兩旁也。幾何原本。又云。線之界是點。卽所謂最前也。幾何原本。又云。直線止有兩端。兩端上下。更無一點。卽所謂無同也。又云。有間。中也。間不及旁也。說云。有間。舊作間。畢本改作間是也。謂夾之者也。間謂夾者也。幾何原本云。直線相遇作角。爲直線角。在直線界中之形。爲直線形。皆此所謂有間也。線與界夾之也。又云。中同長也。說云。心中自是往相若也。又云。圓一中同長也。幾何原本云。圓之中處爲圓心。一圓惟一心。無二心。圓界至中心。作直線俱等。卽此所謂一中同長也。此其文義易明者。其脫誤難明者。細釋之。算術當更多耳。

特夫。又云。經下所云。臨鑑而立。景到。畢注云。卽今影倒字。謂窪鏡也。禮案經說下云。足蔽下光。故成景於上。首蔽上光。故成景於下。此解窪鏡照人影倒之故也。畢云。以表言非也。又云。鑿者近中。則所鑿大。景亦大。遠中。則所鑿小。景亦小。畢云。以鏡言是也。此則謂突鏡也。今西洋人製鏡之巧。不過窪突二法。而墨子已知之。惜其文多脫誤難解耳。經說下。又有云。擊有力也。引無力也。

疑卽西人起重之法。惜特大已逝。如其尙存。當能解之。

天志中篇云。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。曰。磨爲日月星辰。以昭道之制。爲四時春夏秋冬。夏以紀綱之。雷降雪霜雨露。以長途五穀麻絲。使民得而財利之。列爲山川谿谷。播賦百事。以臨司民之善否。爲王公諸伯。使之

賞賢而罰暴。賊金木鳥獸。從事乎五穀麻絲。以爲民衣食之財。今有人於此。驩若愛其子。竭力單務以利之。其子長而無報。子求父故。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。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。概遂萬物以利之。然獨無報夫天。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。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。特夫以爲此卽西人天主之說。禮謂西人事。似墨氏之學。惟墨氏非攻。彼則好攻。不同耳。關尹子二柱篇云。天非自天。有爲天者。地非自地。有爲地者。譬如屋宇舟車。待人而成。彼不自成。此亦與天主之說無異。但關尹子乃後人依託之耳。

貴義篇云。子墨子南遊使衛。關中載書甚多。孫唐子曰。吾夫子教公尙過。曰。揣曲直而已。今夫子載書甚多。何有也。子墨子曰。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。夕見漆十士。翟上無君上之事。下無耕農之難。吾安敢廢此。今若過之心者。數逆於精微。既已知其要矣。是以不教以書也。黃東發之論陸象山曰。象山雖謂此心自靈。此理自明。不必他求。空爲言議。然亦未嘗不讀書。至其於諸儒之讀書。則指爲戕賊。爲陷溺。日鈔卷四十二。殆與墨子暗合者歟。墨子書引尙尙賢。中篇下篇尙同。中篇皆引呂刑。明鬼下篇。引禹誓。卽甘誓也。其餘屢引仲虺之告及太誓。而孟子書載墨者夷之之言曰。儒者之道。古之人若保赤子。獨以康誥歸之儒者。蓋指大學引康誥如保赤子。故以爲儒者之道也。

墨子弟子。見於墨子書者。程繁。管黔波。學注云。游高。石子駱。滑釐。孫唐子。公尙過。勝綽禽。滑釐高。孫子。見於漢書藝文志者。隨巢子。胡非子。又有我子。顏注。引劉向別錄云。爲墨子之學。不言墨子弟子。又有田傑子志。但云先韓非子。顯學篇。有相里氏之墨。相夫氏之墨。鄧陵氏之墨。集聖賢羣輔錄。有宋鏘。尹文之墨。相里勤。五侯子之墨。苦

獲。已齒。鄧陵子之墨。莊子天下篇。有相里勤之弟子。五侯之徒。南方之墨者。苦獲。已齒。鄧陵子。孟子書。有墨者夷之。呂氏春秋。有墨者孟勝。徐弱。田襄子。腹蘄。論衡。福虛篇。有墨者之役。纏子。晉魯勝。注墨辯。敘云。惠施。公孫龍。祖述其學。晉書本傳孟子所謂墨翟之言。盈天下。此可見其略也。

荀子云。上功用。大儉約。而慢差等。是墨翟宋鉞也。楊倞注云。宋鉞。孟子作宋桴。非韓非子云。宋榮子之議。設不關爭。顯學宋榮亦即宋桴。集聖賢羣輔錄宋桴說秦楚罷兵。是為設不關爭。而其意則在懷利。孟子告之曰。何必曰利。與首章告梁惠王同。然則首章何必曰利之一言。即距墨氏之要言也。

畢秋帆云。經上下。經說上下。四篇。有似堅白異同之辯。墨子畢氏刻本。孫澧案大取篇云。非白馬焉。執駒焉。說求之舞。說非也。又云。苟是石也。白敗是石也。盡與白同是石也。此二條皆似有誤字。小取篇云。白馬馬也。乘白馬乘馬也。驪馬

馬也。乘驪馬乘馬也。盜人人也。多盜非多人也。無盜非無人也。愛盜非愛人也。不愛盜非不愛人也。澧案此與公孫龍之說相似。公孫龍之學出於墨氏。此其證也。然墨子言白馬馬也。公孫龍則云白馬非馬。其說云。求馬黃黑馬皆可致。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。故曰。白馬非馬。又云。堅白石三可乎。曰。不可。視不得其所堅。拊不得其所白。且猶白以火見而火不見。而火與目不見而神見。堅以手而手以捶。是捶與手知而不知。而神與不知神乎。是之謂離焉。皆較墨子之說。更轉而求深。皆由於正言若反。而加以變幻。然其末篇。則云。古之明王。審其名實。慎其所謂。其大旨不過如是。何必變幻乎。後世談因談禪者。皆有類於此。○三國志。鄧艾傳。注云。爰



孟子趙注云。告子兼治儒墨之道。禮案墨子公孟篇云。子墨子曰。告子稱我言以毀我行。又云。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。告子勝爲仁。子墨子曰。未必然也。此告子兼治儒墨之證也。告子毀墨子之行。墨子亦不以告子爲仁。總之相誣而已。

申不害之書已亡。惟羣書治要采其大體篇。有云。名者。天地之綱。聖人之符。張天地之綱。用聖人之符。則萬物之情。無所逃之矣。故善爲主者倚於愚。立於不盈。設於不敢。藏於無事。竄端匿疏。日本佚存叢書。評云疏疑跡。示天下無爲。是以

近者親之。遠者懷之。示人有餘者。人奪之。示人不足者。人與之。剛者折。危者覆。動者搖。靜者安。名自正也。事自定也。是以有道者。自名而正之。隨事而定之也。又云。聖人貴名之正也。主處其大。臣處其細。以其名聽之。以其名視之。以其名命之。禮案羣書治要采此篇。蓋取其稍醇正者。然藏於無事。竄端匿疏。已見其術矣。名者。天地之綱。云云。又可見史記所謂申子之學。本於黃老。而主刑名。申子卑卑施於名實者也。史記。但言其主刑名。漢書刑法志云。韓任申子。秦用商鞅。有鑿顯抽

脅錢亨之刑。則無異孫皓劉錡矣。

韓非子引申子云。上明。見人備之。其不明。見人惑之。其知。見人惑之。不知。見人匿之。其無欲。見人司之。其有欲。見人餌之。故曰。吾無從知之。惟無爲可以規之。一曰。申子曰。慎而言也。人且知女。慎而行也。人且隨女。而有知見也。人且匿女。而無知見也。人且意女。女有知也。人且藏女。無知也。人且行女。故曰。惟無爲可以規之。又云。獨視者謂明。獨聽者謂聰。能獨斷者。故可以爲天下主。外儲說右。上。又云。失之數而求之信。則疑矣。又云。治不踰官。雖知不言。三。

申不害之術。於此可見其略矣。其所謂無爲者。本於老子。因而欲使人主自尊自秘。臣下莫得窺其旨。趙高說秦二世。所謂天子稱朕。固不聞聲。秦之亡。由此術也。劉向別錄。稱其尊君卑臣。崇上抑下。漢書元帝本紀注引此說則有利有病。觀於漢魏以後可見也。

戰國策云。魏之圍邯鄲也。申不害始合於韓王。王問申子曰。吾誰與而可。對曰。臣請深惟而苦思之。乃微謂趙卓

韓暹曰。子皆國之辨士也。夫爲人臣者。言不必用。盡忠而已矣。二人各進議於王。以事申子。微觀王之所說。以言

於王。王大說之。鮑彪注云。此術之最下者。○韓策。又云。申子請仕其從兄官。昭侯不許也。申子有怒色。昭侯曰。子嘗教寡人循功

勞視次第。今有所求此。我將奚聽乎。申子乃避舍請罪。同上。又見韓非子。外儲說左上。申不害之劣如此。乃稱爲一世之賢士。亦

轉何哉。

商鞅云。以良民治。必亂至削。以姦民治。必治至強。說民篇。行刑重其輕者。輕其重者。同上。重刑而連其罪。聖令篇。王者刑

九賞一。去強篇。王者刑用於將過。賞施於告姦。開姦篇。求過不求善。同上。嗚呼。旣以姦民待良民。刑九而賞一矣。而賞又

施於告姦。則不啻刑十而賞無一也。又云。國有禮。有樂。有詩。有書。有善。有修。有孝。有弟。有廉。有辯。國有十者。上無

使戰。必削。至亡。國無十者。上有使戰。必興。至王。去強篇。六強。曰禮樂。曰詩書。曰修善。曰孝悌。曰誠信。曰貞廉。曰仁義。

曰非兵。曰羞戰。國有十二者。上無使農戰。必貧至削。斬令篇。嗚呼。禮樂詩書仁義。不必與論矣。若孝悌。則自有人類

以來。未有不以爲美者。而商鞅以爲姦。以爲必亡必削。非梟獍而爲此言哉。親親尊尊之恩絕矣。此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語。車

裂不足蔽其辜也。莊子云。夫至仁尙矣。孝固不足以言之。天運篇此其言孝意已輕之。猶不至如商鞅之甚也。謝上

孝弟可以論仁。而孝弟非仁也。此語令人駭絕。儒者安得有此言乎。此朱子記上蔡論語疑義所引。蓋不談也。

自古帝王之法。至商鞅而變。其言曰。苟可以彊國。不法其故。苟可以利民。不循其禮。史記列傳尸佼著書。非先王之法。

不循孔氏之術。劉向孫卿子後序商鞅師之也。見藝文志尸子書曰。佚。觀近人輯本。大約近於名家之說。如云。以實覈名。百事

皆成。分篇又云。明分則不蔽。正名則不虛。發是也。蓋其悖謬之語盡佚矣。是則尸佼之幸也。

史記。韓非傳云。喜刑名法術之學。集解云。申子之書號曰術。商鞅之書號曰法。皆曰刑名。李奇云。韓非兼行申商

之術。見漢書武帝本紀注禮案韓非云。申不害言術。而公孫鞅為法。術者。人主之所執也。法者。臣之所師也。此不可一無。皆

帝王之具也。定法篇法者。編著之圖籍。設之於官府。而布之於百姓者也。術者。藏之於胸中。以偶萬端。而潛御羣臣

者也。故法莫如顯。而術不欲見。難三篇問者曰。主用申子之術。而官行商君之法。可乎。對曰。二子之於法術。皆未盡

善也。申子言治不踰官。雖知弗言。治不踰官。謂之守職也。可知而弗言。則人主尙安假借矣。商君之法曰。斬一首

者爵一級。欲為官者。為五十石之官。斬二首者爵二級。欲為官者。為百石之官。今有法曰。斬首者。令為醫匠。則屋

不成而病不已。夫匠者。手巧也。而醫者。齊藥也。而以斬首之功為之。則不當其能。今治官者。智能也。今斬首者。勇

力之所加。而治者。智能之官。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。故曰。二子之於法術。皆未盡善也。定法篇然則韓非兼申商

之法術。而更進焉者也。

韓非之學。出於老子。而流爲慘刻者。其意以爲先用嚴刑。使天下不敢犯。然後可以清靜而治也。至暴秦嚴刑之後。漢初果以黃老致刑措矣。然秦以嚴刑而亡。漢以清靜而治。嚴刑者。近受其禍。清靜者。遠受其福。韓非未見及此也。彼欲於其一身。先用嚴刑。後享清靜。而不知已殺其身。已亡其國也。且秦雖嚴刑。而博浪之椎。闕池之盜。陳勝吳廣之揭竿而起。何嘗畏嚴刑哉。况漢初雖云刑措。而游俠犯禁者。紛紛而出。嚴刑不可恃矣。清靜亦何可恃乎。天地不仁。以萬物爲芻狗。聖人不仁。以百姓爲芻狗。韓非之學。出於老子。而流爲慘刻者。在此。

老子云。民不畏死。奈何以死懼之。惜乎韓非之未解此也。罪當死者必死。則民畏。若不論罪之輕重而皆死。則民不犯輕罪。而犯重罪矣。此陳勝吳廣。所謂失期亦死。舉大計亦死也。

李斯以書對二世。引申子曰。有天下而不恣睢。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。又引韓子曰。慈母有敗子。而嚴家無格隸。又引商君之法。刑棄灰於道者。又引韓子曰。布帛尋常。庸人不釋。鑠金百鎰。盜跖不搏。又云。滅仁義之塗。困烈士之行。塞聰揜明若此。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。而脩商君之法。史記李商鞅申韓之說。至此大暢。而秦亡矣。斯列傳。

韓非云。仁者。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。義者。君臣上下之事。父子貴賤之差也。知交朋友之接也。親疎內外之分也。臣事君宜。下懷上宜。子事父宜。衆敬貴宜。知交友朋之相助也。宜。親者內而疎者外宜。義者。謂其宜也。禮者。所以情貌也。羣義之文章也。君臣父子之交也。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。中心懷而不喻。故疾趨卑拜而明之。實心愛而不知。故好言繁辭以信之。禮者。外節之所以喻內也。故曰。禮以情貌也。凡人之爲外物動也。不知其爲身之禮。

也。衆人之爲禮也。以尊他人也。故時勸時衰。君子之爲禮。以爲其身。解老韓非此說。本以解老子失德而後仁。失仁而後義。失義而後禮。而其解仁義禮三字之義。則純乎儒者之言。精選無匹。是其天資絕高。又其時去聖人未遠。所聞仁義禮之說。尙無差謬。而其文又足以達之。使其爲儒者。解孔子之言。必有可觀者也。法言云。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。而漸諸篇。則顏氏之子。閔氏之孫。其如古。問道篇○文子道德篇。依託老子論德仁義禮四者。以兼愛無私爲仁。退讓守柔爲天下雌。爲禮駁之。韓非相去霄壤矣。

尹文子云。以名稽虛實。以法定治亂。萬事皆歸於一。百度皆準於法。則頑嚚聾瞽。可與察。慧聰明。同其治也。能鄙齊功。賢愚等慮。此至治之術也。大道上。○文子下德篇云。人才不可專用。而度量道術。可世傳。名家法家。立說之意。盡於此數語。夫以名法爲治。能鄙賢愚。混然無別。老子所謂不尙賢。使民不爭也。而不知頑嚚聾瞽之人。布滿朝列。此真至亂之術耳。徐幹中論云。若欲備百僚之名。而不問道德之實。則莫若鑄金爲人。而列於朝也。且無食祿之費矣。亡國篇。尹文之頑嚚聾瞽。尙有食祿之費。誠不若徐幹之鑄金耳。朱子名臣言行錄。卷六。載呂夷簡在中書。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。謂人曰。自吾有此例。使一庸夫執之。皆可以爲相矣。此即尹文子之說。

慎子云。法雖不善。猶愈於無法。所以一人心也。威德又云。夫投鉤分財。投策分馬。非鉤策爲均也。使得美者不知所以賜。得惡者不知所以怨。此所以塞怨望也。治要。此後世所以有竹籥傳也。竹籥傳見日知錄卷八。

列子云。孔子曰。曩吾脩詩書。正禮樂。將以治天下。道來世。非但脩一身。治魯國而已。而魯之君臣。日失其序。仁義

益衰。情性益薄。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。其如天下與來世矣。吾始知詩書禮樂。無救於治亂。而未知所以革之。尼篇。此假託孔子之言。不足與辯。但觀其書。則凡道墨名法諸家。所以自爲其學者。皆以爲孔子之詩書禮樂。無救於亂。而思所以革之也。此道墨名法諸家之根源也。

漢書藝文志。陰陽家。鄒子四十九篇。鄒子終始五十六篇。惜其書亡矣。史記云。騶衍。深觀陰陽消息。而作怪迂之變。終始大聖之篇。十餘萬言。其語闕大不經。必先驗小物。推而大之。至於無垠。先序今以上。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。並世盛衰。因載其襍辭度制。推而遠之。至天地未生。窈冥不可考而原也。稱引天地剖判以來。五德轉移。治各有宜。而符應若茲。孟荀列傳。此蓋與後世邵康節皇極之書相似。其所謂九州。每一州。有裊海環之。如此者九。乃有大瀛海環其外。此與近時外國所繪地圖相似。但外國所繪者。有四五區。無九區耳。騶衍冥心懸想。而能知此。亦奇矣哉。

史記云。圜于髡。博聞彊記。學無所主。孟荀列傳。然則學必有所主。若但博聞彊記。而無所主。則成爲圜于髡矣。史記又云。圜于髡久與處時。有得善言。上。若并此而無之。則更圜于髡之不若矣。  
史記以圜于髡附入孟荀列傳云。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。又以髡入滑稽傳。澧案戰國時。人多辯論談諧。成爲風氣。此太史公所以立爲一傳也。此風蓋起於晏子。故太史公謂圜于髡慕晏嬰也。晏子春秋云。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。暴死。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。晏子侍前。問于公曰。堯舜支解人。從何軀始。公矍然遂不支解。諫。如此之類。

乃滑稽之濫觴也。凡辭說使人忽然感悟者皆滑稽之類。如後世講家之機鋒亦是也。

戰國策云。蘇代為燕說齊。先說圖于髡曰。人有賣駿馬者。往見伯樂曰。願子還而視之。去而顧之。臣請獻一朝之

賈。伯樂乃還而視之。去而顧之。一旦而馬價十倍。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。臣請獻白璧一雙。黃金千鎰。圖于髡曰。

謹聞命矣。入言之王而見之。齊王大說蘇子。燕圖于髡之貧劣如此。蓋戰國之人。以受賄為常事耳。衛使客事魏

三年不得見。衛客患之。乃見梧下先生。許之以百金。梧下先生曰。諾。乃見魏王。魏王趨見衛客。衛此與圖于髡正

相類矣。信陵君厚遣侯嬴。不肯受。曰。臣脩身潔行數十年。終不以監門困故。而受公子財。史記信陵君列傳此戰國時所

罕見者。

鬼谷子云。欲聞其聲反默。欲張反斂。欲高反下。欲取反與。反應此老子之道也。又云。有守之人。目不視非。耳不聽

邪。言必詩書。行不淫僻。以道為形。以德為容。貌莊色溫。不可象貌而得也。如是隱情塞卻而去之。又云。世無可抵

則深隱而待時。抵盧召弓云。觀此言。是其術遇正人而窮。遇明君治世。皆無所可用。致鬼禮謂其不必遇正人

明君也。鬼谷子。本蘇秦假名。史記蘇秦傳。秦隱引樂壹注。鬼谷子。禮謂其不必遇正人。書云。蘇秦欲神祕其道。故假名鬼谷。戰國策。蘇秦說李兌。李兌舍人。教李兌曰。臣竊

觀君與蘇公談也。其辯過君。其博過君。願君堅塞兩耳。無聽其談。明日蘇秦復見。終日談而去。趙遇李兌舍人。而

其術已窮。何足道哉。

唐來鶴讀鬼谷子云。揜闔飛符。實時之常態。不讀谷之書者。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。使天下用聖人之道。學溫

良忠愍敬讓之心。得如自然符契。鬼谷之書者。則吾見聖人無恨矣。

盧召弓。又云。或問曰。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。曰。凡夫姦邪之情狀。畢見於斯。為人主者。不可不反覆留意焉。庶幾

遇若人也。洞見其肺肝。然彼欲以其術嘗我。而我得以逆折之。是助上知人之明也。何可毀也。曾南豐戰國策目錄序云。君子之禁

邪說也。因特明其說於天下。使當世之人。皆知其說之不可從。然後以禁則齊。使後世之人。皆知其說之不可為。然後以戒。則明豈必滅其籍哉。

陸清獻公云。今之讀戰國策者。多亦曾以孟子之道權衡之乎。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。故指示其得失。使學者嚼

其味。而不中其毒。戰國策去毒。澧謂諸子之書。皆有善。安得如清獻者。盡去其毒。使不中於人。則善矣。戰國策去毒

縱橫家。故今亦以論戰國策者。入此卷。

世說云。袁悅有口才。能短長說。語人曰。少年時讀論語。老子。又看莊易。當何所益耶。天下要物。正有戰國策。後說

司馬孝文王。大見親侍。幾亂機軸。俄而見誅。八卷。如袁悅者。乃中戰國策之毒而死者也。

漢書。藝文志云。觀九家之言。舍短取長。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。文心雕龍。諸子篇云。洽聞之士。宜撮綱要。覽華而

食實。棄邪而採正。柳子厚。辯文子云。觀其往往有可立者。又頗惜之。今刊去謬惡亂雜者。取其近是者。權載之。進

士策問云。九流百家。論著利病。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。皆為別白書之。黃氏日鈔。讀家語云。千載而下。倘有

任道者出。體任微言。闡揚奧旨。與莊周及諸子百家所傳述。節而彙錄之。其有功於聖門。匪淺鮮矣。澧案隋書。經

籍志。唐書。藝文志。梁庾仲容沈約。皆有子鈔。直齋書錄解題。有司馬溫公微言。溫公手鈔子書也。皆所謂舍短取



良者也。渣讀諸子書。亦節而鈔之。左。不鈔有子者以其醇粹者多。鈔之不勝鈔。但當知韓昌黎所云。削其不合者。以附於聖人之籍耳。

管子語。史記已采八列傳。其餘尙多可取者。其言曰。道之在天者。日也。其在人者。心也。日。益之而患少者。惟忠。

日損之而患多者。惟欲。上。同。先王之書。心之敬執也。而衆人不知也。故有事。事也。無事。亦事也。上。同。思之思之。又重思

之。思之而不通。鬼神將通之。非鬼神之力也。精氣之極也。內樂。○心。○下。略。同。凡人之生也。必以平正。所以失之。必以喜怒

憂患。是故止怒莫若詩。去憂莫若樂。節樂莫若禮。守禮莫若敬。守敬莫若靜。內靜外敬。能反其性。性將大定。○上。○心。

衛下。人能正靜者。筋肋而骨強。○心。術。善氣迎人。親如弟兄。惡氣迎人。害於戈兵。不言之言。聞於雷鼓。○上。無根而固。略同。

者。情也。戒。寡交多親。謂之知人。寡事成功。謂之知用。聞一言以貫萬物。謂之知道。多言而不當。不如其寡也。博學

而不自反。必有邪。上。同。適身行義。儉約恭敬。其唯無福。禍亦不來矣。驕傲侈泰。離度絕理。其唯無禍。福亦不至矣。○上。○禁。

顧憂者可與致道。形。○上。同。國過於君子。而毋失於小人。過於君子。其爲怨淺。失於小人。其爲禍深。立。○上。同。全生之說勝。則廉

恥不立。立。○上。同。聖人畏微。而愚人畏明。言。○上。同。古之墮國家。隕社稷者。非故且爲之也。必少有樂焉。不知其陷於惡也。

中。善罪身者。民不得罪也。不能罪身者。民罪之。○小。○上。同。堂上遠於百里。堂下遠於千里。門廷遠於萬里。今步者一日。百

里之情通矣。堂上有事。十日而君不聞。此所謂遠於百里也。步者十日。千里之情通矣。堂下有事。一月而君不聞。

此所謂遠於千里也。步者百日。萬里之情通矣。門廷有事。期年而君不聞。此所謂遠於萬里也。法。○上。同。士農工商。四民

者。國之石民也。不可使雜處。雜處。則其言咙。其事亂。小。○上。同。甚富不可使。甚貧不知恥。○上。同。懼之以罪。則民多詐。小。○上。同。論賢

不鄉舉。則士不及行。八商賈之人。不論志行。而有爵祿也。則上令輕。法制毀。上十至私人之門。不一至於庭。百慮其家。不一圖國。屬數雖衆。非以尊君也。百官雖具。非以任國也。此之謂國無人。明今恃不信之人。而求以智。用不守之民。而欲以固。將不戰之卒。而幸以勝。此兵之三闕也。九

晏子春秋。可取者曰。為政患善惡之不分。上。羞問之君。不能保其身。上。君正臣從。謂之順。君僻臣從。謂之逆。諫上

下。所謂和者。君甘則臣酸。君淡則臣鹹。上。諸侯並立。能終善者為長。列士並學。能終善者為師。同上。國有三不

祥。夫有賢而不知。一不祥。知而不用。二不祥。用而不任。三不祥也。下。朝居嚴則下無言。下無言則上無聞矣。下無

言。則吾謂之瘖。上。無聞。則吾謂之聵。上。固有受而不用。惡有拒而不受者哉。上。君子無禮。是庶人也。庶人無禮。是

禽獸也。夫勇多則弑其君。力多則殺其長。然而不敢者。維禮之謂也。上。人君無禮。無以臨其邦。大夫無禮。官吏不

恭。父子無禮。其家必凶。兄弟無禮。不能久同。重而夫藏財而不用。凶也。下。聖人千慮。必有一失。愚人千慮。必有一

得。下。為者常成。行者常至。常為而不置。常行而不休者。故難及也。上。古之能行道者。道用與世樂業。不用有所依

歸。不以傲上華世。不以枯槁為名。下。有良鄰。則日見君子。不合經

墨子可取者曰。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。則國家之治厚。賢良之士寡。則國家之治薄。上。自貴且智者為政乎。愚

且賤者則治。自愚且賤者為政乎。貴且智者則亂。尚賢。凡天下禍篡怨恨。其所以起者。以不愛生也。兼愛。譬若築

牆然。能築者築。能實壤者實壤。能欣者欣。華氏注云。說文。欣。然後牆成也。為義猶是也。能談辯者談辯。能說書者

說書。能從事者從事。然後義事成也。耕世俗之君子。貧而謂之富。則怒。無義而謂之有義。則喜。豈不悖哉。同惑者

心辯。而不繁說。身修善無主於心者不留。同上立辭而不明於其類。則必困矣。大取

老子。可取者。曰。天道無親。常與善人。九章飄風不終朝。驟雨不終日。孰爲此者。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。而況於人乎。

二十知人者智。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。自勝者強。知足者富。強行者有志。不失其所者久。死而不亡者壽。三十不

自見。故明。不自是。故彰。不自伐。故有功。不自矜。故長。二十多言數窮。不如守中。二重爲輕根。靜爲躁君。二十民之

從事常於幾。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。則無敗事。四十聖人常善救人。故無棄人。常善救物。故無棄物。七十天下多忌

諱。而民彌貧。五十法令滋彰。盜賊多有。同上民不畏死。奈何以死懼之。七十民不畏威。則大威至。七十和大怨必有

餘怨。七十夫慈以戰則勝。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。以慈衛之。六十禍莫大於輕敵。六十九章。○黃氏曰。鈔老子語

錄於黃氏曰  
鈔者不錄。

列子可取者。曰。天地無全功。聖人無全能。萬物無全用。天生者。理之必終者也。終者不得。不終。亦如生者之不得

不生。同上可以生而生。天福也。可以死而死。天福也。命力一體之盈虛消息。皆通於天地。應於物類。周禮人未必無獸

心。禽獸未必無人心。黃帝人而無義。唯食而已。是雞狗也。彊食靡角。勝者爲制。是禽獸也。爲雞狗禽獸矣。而欲人之

尊己。不可得也。人不尊己。則危辱及之矣。說符聖人不察存亡。而察其所以然。同上○此稱治國之難。在於知賢。而

不在自賢。同上

莊子。可取者。曰。真者。精誠之至也。不精不誠。不能動人。故強哭者。雖悲不哀。強怒者。雖嚴不威。強親者。雖笑不和。真悲。無聲而哀。真怒。未發而威。真親。未笑而和。真在內者。神動於外。是所以貴真也。其用於人理也。事親則慈孝。事君則忠貞。飲酒則歡樂。處喪則悲哀。漁古之得道者。窮亦樂。通亦樂。所樂非窮通也。道得於此。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。王古之所謂得志者。非軒冕之謂也。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。今之所謂得志者。軒冕之謂也。軒冕在身。非性命也。物之儻來。寄也。今寄去則不樂。由是觀之。雖樂未嘗不荒也。故曰。喪已於物。失性於俗者。謂之倒置之民。精知其不可奈何。而安之若命。唯有德者能之。德有爲也。欲當。則緣於不得已。不得已之類。聖人之道。楚庚爲不善乎。顯明之中者。人得而誅之。爲不善乎。幽閒之中者。鬼得而誅之。明乎人。明乎鬼者。然後能獨行。上兵莫憚於志。鏖鏖爲下。寇莫大於陰陽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非陰陽賊之心。則使之也。上人之所取畏者。枉席之上。飲食之間。而不知爲之戒者。過也。生形勞而不休則弊。精用而不已則勞。勞則竭。水之性。不雜則清。莫動則平。鬱閉而不流。亦不能清。天德之象也。意聖人之靜也。非曰靜也。善故靜也。萬物無足以鏡心者。故靜也。水靜則明。燭鬢眉平中准。大匠取法焉。水靜猶明。而況精神。天其者欲深者。其天機淺。大宗凡外重者內拙。生小夫之知。不離苞苴。竿牘。敵精神乎寒淺。寇有機械者。必有機事。有機事者。必有機心。機心存於胸中。則純白不備。純白不備。則神生不定。神生不定者。道之所不載也。地民知力竭。則以僞繼之。日出多僞。士民安取不僞。夫力不足則僞。知不足則欺。財不足則盜。盜竊之行。於誰責而可乎。則

商鞅書之可取者曰。聖人爲法。必使之明白易知。定。聖人有必信之性。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。蓋。國皆有潛法。而無使法必行之法。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。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。上。人主使其民信如日月。此無敵矣。別。今亂國不然。恃吏。吏雖衆同體一也。禁。初假吏民姦詐之本。而求端懲其末。禹不能以使人十人之衆。庸主安能以御一國之民。慎。無宿治。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。而百官之情不相稽。鑿。凡人臣之事君也。多以主所好事君。君好法也。則臣以法事君。君好言也。則臣以言事君。修。有士者不可以言貧。有民者不可以言弱。地誠任。不患無財。民誠用。不畏強暴。錯。國富則淫。淫則有姦。有姦則弱。說。農則樸。樸則安其居而惡出。地。故其國刑不可惡。而爵祿不足務也。此亡國之兆也。上。兵法。大戰勝。逐北無過十里。小戰勝。逐北無過五里。兵起而程敵。政不若者。勿與戰。食不若者勿與久。敵衆勿爲客。敵盡不如擊之勿疑。故曰。兵大律在謹。法。故王兵之政。使民怯於邑鬪。而勇於寇戰。上。國亂者民多私義。兵弱者民多私勇。則削國之所以。句。取爵祿者多塗人。亡國之所以。畫。韓非子之可取者曰。安危在是非。不在於強弱。存亡在虛實。不在於衆寡。危。至治之國。有賞罰。而無喜怒。用。利莫長於簡。福莫久於安。大。書約而弟子辯。法省而民訟簡。八。法莫如一。而使民知之。五。小信成則大信立。故明主積於信。外。說利所禁。禁所利。雖神不行。譽所賞。雖堯不治。左。聞有吏雖亂。而有獨善之民。不聞有亂民。而有獨治之吏。故明主治吏。不治民。外。明主之吏。宰相必起於州部。猛將必發於卒伍。學。下君盡己之能。中君盡人之力。上君盡人之智。八。官職可以重求。爵祿可以貨得者。可亡也。亡。羣臣持祿養交。行私道而不效公忠。

此謂明劫。三守。故為人臣者。窺覘其君心也。無須臾之休。而人主意懶處其上。此世所以有規君弑主也。內備。

尹文子之可取者。曰。有理而無益於治者。君子弗言。有能而無益於事者。君子弗為。君子非樂有言。有益於治。不得不言。君子非樂有為。有益於事。不得不為。大道。為善使人不能得從。此獨善也。為巧使人不能得為。此獨巧也。

未盡善巧之理。為善與衆行之。為巧與衆能之。此善之善者。巧之巧者也。同。雖彌綸天地。籠絡萬品。治道之外。非

羣生所餐挹。聖人措而不言也。大道下。

尸子之可取者。曰。貴人者。貴其心也。勸學。爵列者。德行之舍也。今天下貴爵列。而賤德行。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。亦

反矣。同上。土積成嶽。則榱枓豫章生焉。水積成川。則吞舟之魚生焉。夫學之積也。亦有所生也。同上。慮之無益於義。而

慮之。此心之穢也。道之無益於義。而道之。此言之穢也。為之無益於義。而為之。此行之穢也。怒。胸中亂。則擇其邪

欲而去之。道。食所以為肥也。壹飯而問人曰。奚若。則皆笑之。夫治天下。大事也。今人皆壹飯而問奚若者也。同上。因

井中視星。所視不過數星。自丘上以視。則見其始出。又見其入。非明益也。勢使然也。夫私心。井中也。公心。丘上也。

廣。入於囿圉。解於患難者。則三族德之。教之以仁義慈悌。則終身無患。而莫之德。黃。敬災與凶。禍乃不重。林義

必利。雖桀殺關龍逢。紂殺王子比干。猶謂義之必利也。文選。非有先生論。中黃伯曰。余左執太行之獲。而右搏雕

虎。又願為牛。欲與象鬪。以自試。今二三子以為義矣。將惡乎試之。夫貧窮。太行之獲也。疏賤者。義之雕虎也。而吾

日遇之。亦足以試矣。後漢書。張衡傳。袁紹傳。注引。

呂氏春秋。可取者。曰。凡生之長也。順之也。使生不順者。欲也。故聖人必先適欲。高誘云。適。猶物也。○重己。適。猶物也。所以養性也。非所以性養也。今世之人。惑者。多以性養物。則不知輕重也。本。治欲者。不於欲於性。性者。萬物之本也。貴精神安。乎形。而年壽得長焉。長焉者。非短而續之也。畢其數也。畢數之務。在乎去害。盡。人之老也。形益衰。而智益盛。去。耳。不可以聽。目不可以視。口不可以食。胸中大擾妄言。想見臨死之上。顛倒驚懼。不知所爲。用心如此。豈不悲哉。欲。精氣之集也。必有入也。集於羽鳥。與爲飛揚。集於走獸。與爲流行。集於珠玉。與爲精朗。集於樹木。與爲茂長。集於聖人。與爲良明。上。同。今夫攻者。砥厲五兵。侈衣美食。發且有日矣。所被攻者不樂。非或聞之也。神者先告也。身在乎秦。所親愛在於齊。死而志氣不安。精或往來也。精。通。故父母之於子也。子之於父母也。一體而兩分。同氣而異息。若草莽之有華實也。若樹木之有根心也。雖異處而相通。隱志相及。痛疾相救。憂思相感。生則相歡。死則相哀。此之謂骨肉之親。神出於忠。而應乎心。兩精相得。豈待言哉。上。同。君子之自行也。動必緣義。行必誠義。俗雖謂之窮。通也。行不誠義。動不緣義。雖謂之通。窮也。然則君子之窮通。有異乎俗者也。高。外物豈可必哉。君子之自行也。敬人而不必見敬。愛人而不必見愛。敬愛人者。己也。見愛敬者。人也。君子必在己者。不必在人者也。必。己。人之情。莫不有重。莫不有輕。有所重則欲全之。有所輕。則以養所重。伯夷叔齊。此二士者。皆出身棄生以立。其意輕重先定也。誠。義。小爲之則小有福。大爲之則大有福。類。擇先王之成法。而法其所以爲法。察。失民心而立功名者。未之曾有也。類。凡人主必信。信而又信。誰人不親。信之爲功大矣。信立。則虛言可以賞矣。虛言可以賞。則六合之內。皆爲己府。

矣。信之所及。盡制之矣。同上不得其道。而徒多其威。威愈多。民愈不用。故威不可無用。而不足專恃。用水鬱則爲汚。樹鬱則爲蠹。草鬱則爲蕘。國亦有鬱。生德不通。民欲不達。此國之鬱也。國鬱久處。則百惡並起。而萬災叢至矣。上下之相忍也。由此出矣。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。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。達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。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。爲故國亂非獨亂也。又必召寇。獨亂未必亡也。召寇則無以存矣。應同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。主之本在於宗廟。宗廟之本在於民。民之治亂在於有司。務本使治亂存亡。若高山之與深谿。若白堊之與黑黍。則無所用智。雖愚猶可矣。且治亂存亡則不然。如可知。如不可知。如可見。如不可見。故智士賢者。相與積心愆慮以求之。察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。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。士與聖人之所自來。若此其難也。而治必待之。治奚由至。雖幸而有。未必知也。不知。則與無賢同。此治世之所以短。而亂世之所以長也。觀世。○呂氏春秋。多采古儒。而其旨論有存者。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耳。